

2009年10月，四川美院和鲁迅美院的雕塑系搞了一个名为“对角线”的交流展。两个学院风物人情殊异，相映成趣。刊发的两篇短文，算是展览的后记吧。

戏说对角线

JOKING AT DIAGONAL

文/ 北 人
By Bei Ren

鲁迅美术学院在东北，四川美术学院在西南，两个美院雕塑系教师的联展叫做“对角线”，名副其实。

对角线是矩形中最长的连线，它形成距离和差异。

距离及其差异是审美范畴中的重要元素，远交近攻是地理政治上的著名策略，于是对角线成立。

端 点

人高马大的北方军从老袁那时候入川与蔡锷和朱德作战以后，就没怎么过来了。鲁迅美院的兄弟连在重庆黄桷坪人地两生。尽管雕塑系以重庆人惯有的热辣，倾情接待，但在川菜顾嘴不顾肚子的味道追求中，东北军的人马实在没吃饱。午夜，大家在川美大门口街边上每人要了一大碗面条，才终于把肚子填实。

这群东北汉子的领军人物是霍波洋。老霍生于1956年，与央美隋建国、西安陈云岗、深圳孙振华同龄。上个世纪末出任鲁美雕塑系主任，10年前曾经实施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教学改革，是中国雕塑第三代人中的柱石之一。

适成对比的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焦兴涛。作为全国十大美院最年轻的雕塑系主任，他实际上标志了学院体系中第四代人的闪亮登场。当然不是在沈阳的滑雪场。川军自古没有打到过零下20度冰天雪地的东北。在美女教练的扶持下，穿上滑雪板的川美小哥们依然人仰马翻。然后到一家著名的东北菜馆开涮，大号铁锅、大块煮鱼、大个酸菜包子，用搪瓷缸子灌白酒，快意恩仇。

两校差异非唯地理气候、饮食习惯以及教师队伍的体量大小，更有一种人文性情之两途。以两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会场为例：川美研讨会在坦克库一间非正式会所召开。室内有一个钢架跃层，师生上上下下济济一堂，或坐或站。主持人王林可以于纵横俯仰之间，

尽情挥洒他的机智，而后在提问环节，更有美女邵丽桦同学发问质责教师，其“犀利”程度闻之愕然而喜！

再看鲁美研讨会，正规的会议室，没有学生参加，双方教师列坐于长案两侧，形同国际谈判。主持人亦郑重其事，按与会名单之职务与职称顺序请大家次第发言。这种正规军的方式令川美的同事颇不适应，他们习惯于自由平等松散草根，习惯于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不说。

当然，除了有趣的差异，对角线的两个端点也有它们的共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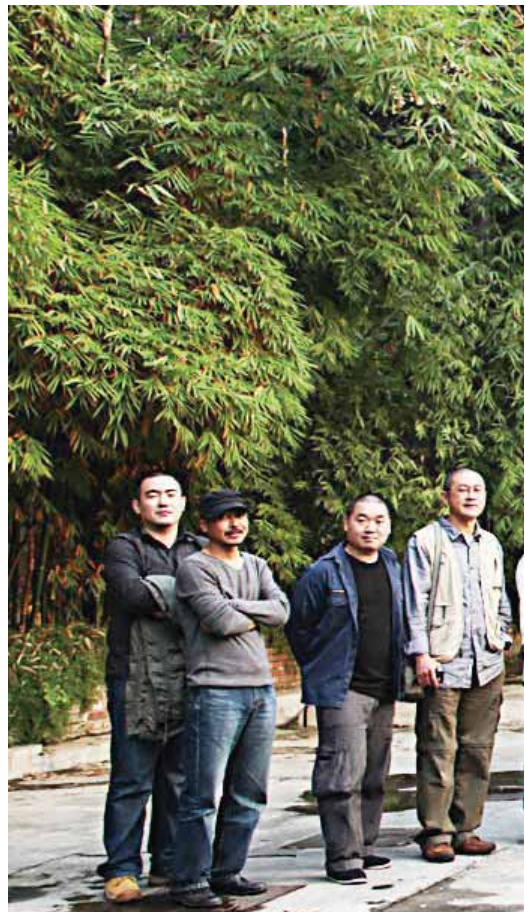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浓郁。东北人和重庆人都很浓郁，待客古道热肠，不似海派人情那种现代化的理智与淡薄。然后是幽默。重庆人和东北人是版图版图上最有喜剧基因的两大种群。他们的搞笑不是机智的表演，而是天生本然的状态。

导 火 线

除了少数例外，展览现场的感觉基本是功力型架上的具象作品，包括何力平、孙闯、陈连富、洪涛、李遂、张翥、彭汉卿等，这是两个美院的历史使然。

霍波洋在10年前曾经试图引进外教，在鲁美雕塑系实施全面的教学改革。但似乎操之过急，这项实验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同时爆发，致使阻力太大难以为继，不得不戛然而止。川美的情况相对平稳。从叶毓山、伍明万时代到余志强、何力平，再到焦兴涛、李占洋，没有发生过颠覆性的革命，变化和转换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缓和地进行的。

这次对角线展川美研讨会的题目是“学院雕塑与当代”，这个题目相当敏感，希望针对“学院”落后于“当代”或“雕塑”落后于“当





对角线展览研讨会在川美的坦克库举行

代”的观点展开讨论。

研讨会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。霍波洋开篇亮出的观点是“学院”与“当代”无关，学院教学应该是成熟的东西，是经过时间铸造的经典，而不是当代的浮光掠影。另一方则强烈反对，认为学院应该与时代同步，应该尽量吸收前卫艺术的最新成果，关注当代文化的敏感问题。前者阵线以鲁美教师为主，包括陈连富、张烽和川美的何力平，后者阵营基本上是川美教师，以鲁美毕业的李占洋为先锋，王林坐镇中军。双方火药库一触即发，对角线成了导火线。

交 点

这些年到处参加研讨会，一团和气的多，针锋相对的少。

但研讨会只有简要表明观点的机会，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研讨。实际上双方发出射线的立场各有自己的合理内核，他们应该向对方延长并找到一个共同的交点。

格林伯格抨击学院，因为在西方，学院就意味着已经被社会主流所认可的东西。它不是前沿，而是中场。但中国的学院不同。我们的留校机制意味着年轻教师的成长要在学院中完成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学院不但要完成经典和主流的教学，而且要孕育前卫和当代的创作。它必然是传统教学和实验艺术鲲鹏同体互化，坚守与开拓两翼并举的状态。这种状态所形成的多元可能性和内在紧张，其实是学院保持活力的重要引擎和丰富能元。我在会上举了1992年中国美院雕塑系的青年教师邀请展和中央美院的老隋、展望为例：前者已经成为中国雕塑现代主义历史起点的标志；后者则是中国雕塑界最具前卫性和国际影响的两位雕塑家，他们都是学院与当代合谋的“产物”。

延 长 线

《对角线》在冬天转场到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。白雪覆盖的校园与终年郁郁的川美迥异其趣。我们获知此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：作为嘉宾为新鲜出炉的鲁美雕塑系创造奖颁奖。

“创造奖”的展厅与“对角线”毗邻，参展对象包括从1年级到5年级和研究生的所有在读学生，可以看做是“对角线”的延长线。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青春版的延长线生机勃勃、相当亮丽！现场举行的颁奖典礼也很时尚——红地毯、礼仪小姐、一位宣读获奖词的嘉宾、一位颁发奖状和奖金的嘉宾，使每位获奖同学犹获奥斯卡。这是对每一个创造个体的充分尊重。

又开研讨会了，我对这个奖的设立和评奖由衷喝彩！有趣的是，这次会场再次分为两种意见：一种认为这个创造奖设得好、评得好，还可以更开放、更自由，而且雕塑教学应该改革“习作—创作”割裂的两段式传统，构建一种“习创作”相互延伸和重叠的新模式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个奖的评选有问题，不能体现和实现鲁美的教学特色，会对学生产生不良的导向。争论依然激烈。王林和我是赞成派，陈连富和张烽是反对派，学术上的分歧势同水火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私下是好朋友。

王林、霍波洋、陈连富、何力平和我，我们是中国雕塑的第三代人。我们的历史和苦难，我们的理想与现实，我们的沉重与责任，我们的破与立、困境和冲突、成就与局限，我们肩负着我们应该肩负的东西走到了今天。焦兴涛是第四代，在他智性的目光里，共和国晦暗的岁月已经退隐。而“对角线”的延长线上正在出现更年轻的一代，站在“创造奖”推开的窗口，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清新远方。□

（唐 尧，笔名北人 《中国雕塑》副主编）